

读书与研究

〔编辑的话〕

“读书与研究”,作为本刊的学术研究栏目,已有几年了,受到不少人的喜爱。此栏目的设置,源于现今学术研究者少读书,缺思考的空疏学风,倡导切问近思,对于经典及其文本,进行更深入的研讨。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书评,是从学术层面进入,但又不是高头讲章,丰富而又有趣,促人多思是其特色。栏目先后刊发了法学、文艺学、史学、教育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众多门类学人的研究成果,开阔了不同学科之间研究者的视野,对新知旧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思考。因为,“读书增进智慧,研究促进思考”,是本栏目秉持的宗旨。致力于此,收其二者相得益彰之效。这一期刊发的论文,更侧重于读书与研究的学问之道,这也是栏目今后的着力之处。“西方文论的接受方式”一文,虽说是从文艺学角度论说,但对其他学科有其借鉴意义,其中指陈当今学术研究弊病也可说一语中的,对增进学识也有裨益,故荐之。

西方文论的接受方式

——以文艺学研究生的读书与学位论文为例

王 坤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275)

〔摘要〕 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接受西方文论有两种方式:查资料与读书。前者针对专业知识储备不足,类似于进口先进产品;后者着重理论思维能力提升,相当于掌握核心技术。“读书”的内涵与通常的意义有别,包蕴着三大特定所指。一,读经典原著而不是查资料;对于知识点乃至具体观点的重视,要置于对理论体系和思维过程具体展开的整体掌握之下,明确本体意识在理论思维能力中的核心地位;二,读书之后要能够“报数”:所读之书说了什么,为什么要如此说,这是理论思维能力的基本体现;三,报数之后还要能够“盘存”:有哪些问题以何种方式说过了,接着说的空间和方向如何,具备这种程度的理论思维能力,就可以自己判断学位论文选题的价值。凡是能够这样读书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无不顺利,质量不无可观;反之则周折重重,质量定是差强人意。

〔关键词〕 读书与查资料 读书与“报数” 读书与“盘存”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89(2014)01-0055-09

西方文论是文艺学研究生必须掌握的理论利器,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说,也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要想接受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思维训练,尽可能地具备或提高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从而顺利完成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写作,学习西方文论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甚或是关键环节。

在文艺理论课程中,研究生应当如何学习西方文论呢?现在看来,一般有两种方式:查资料和读书。查资料所针对的,是专业知识储备不足;读书所着意的,

是理论思维能力提升。研究生入学前对西方文论的接受主要是前者,入学后就要转向后者了,打个比方的话,就是要实现从进口先进产品到掌握核心技术的质变。

面对具体的西方文论,文艺学研究生的读书,在一般意义上,毫无疑问与其他专业的学生完全相同:就读书方式而言,有泛读、精读、浏览、研读……就读书态度而言,有被动的、主动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头悬梁锥刺骨的……等等之类,不一而足。然而,

〔收稿时间〕2013-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当代文论与‘去黑格尔化’研究”(13BZW004)、广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文论创新与经典重译”(GD12CZW10)、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一般项目“西方思维批判与文艺学基础理论的更新及回归”(11WYXM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坤(1967-),男,湖北蕲春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专业的理论性质、尤其是其中所涵盖的西方文论的理论性质,决定了本专业研究生的“读书”,一定还包蕴着特定的所指。

根据研究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他们在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可以这么总结: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在学习西方文论时的“读书”,有着三大特定所指:读经典原著而不是查资料;读过之后要能够“报数”;报数之后还要能够“盘存”。符合这三点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读书。能够这样读书的研究生,其学位论文的写作无不顺利,论文质量不无可观;反之,则无一不磕磕绊绊、周折重重,论文质量也肯定差强人意。

一、读书与查资料

中文系的研究生,无论硕士还是博士,除了免试推荐和硕博连读的之外,在复习备考期间,大都经历了头悬梁锥刺骨般的刻苦读书阶段,否则,难以在堪称惨烈的竞争中胜出,获得宝贵的入学资格。因此,用“手不释卷”、“饱读诗书”来形容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毫不为过的。

然而,如果在刚入学的研究生中了解一下他们关于西方文论的读书情况,比如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德里达的《写作的零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答案几乎是一致的:知道那些书,但没有通读或只是随便翻翻;备考期间所读之书,都是美学史、文论史、以及研究古今中外理论大师的文章或著作(尤其是所报考导师的文章和著作)。

(一)手不释卷也许并非读书,满腹经纶没准皆为资料

研究生们备考期间的那种读书,只能叫做查资料:其目的或效果,主要是解决专业知识的基本储备问题,比如《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著作,《S/Z》是巴尔特的著作……黑格尔主要说过什么,康德主要说过什么……

研究生入学之后,在文艺理论课程的第一堂课上,首先就要扭转学生对于“读书”的认识,让大家明确什么才是本专业的“读书”:一定要告别那种查资料式的读书,转向扎扎实实地攻读经典原著,在对理论体系、思维过程具体展开的整体把握中,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养成以理论视角观察问题的习惯,练就以理论眼光分析问题的本领。

从文艺学专业人才成长规律角度看,读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增长知识、了解观点、掌握理论。

教育的普世目的之一,就是知识的传授。在这传授过程中,围绕着知识问题产生的笑话,比如读错字呀、写错字呀等等之类,层出不穷。在学术界尤其是教育界,某位人士因早年念错一个字而一生背负相关外号的事情,从未绝迹。历朝历代的科场奇闻,多有这方面的笑料,引人捧腹。比较典型的如传闻光绪皇帝考核大臣(一说为清末一次科举),有这么一个题目:《项羽拿破轮论》。某位大臣(或考生)的答案轰动天下、笑翻朝野:项羽乃盖世英雄也,破轮安能拿哉?

笑则笑亦,其实解决这样的知识欠缺问题,不过举手之劳的事,放在现在,鼠标轻点,更是几秒钟就能搞掂。拿破轮是一个人而不是破车轱辘。

就文艺学研究生而言,比增长知识更重要的、难度也大一点的,是了解本专业的基本理论观点。“再现说”是什么意思?“表现说”又是什么意思?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是什么?黑格尔对此是怎么说的……如果连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都不知道,那也就不是研究生了。

只是,对于这类问题,只要肯多花时间,浏览一下随处可得的美学史、文论史以及名家名著简介之类的书籍,解决起来也是手到擒来。

文艺学研究生的读书,不是上述两种,那只是查资料式的读书,解决的是专业基本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这样说,并非否认查资料式读书的重要性。很显然,如果知识欠缺、知识面太窄,是无法进行学术研究的。所以,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题中,这类题目总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北大中文系、社科院文研所的硕士生入学试卷,尤其是综合课试卷,非常注重这个东西:前者一张试卷100分,由100个小题目组成;后者的试卷中,经常列举一些既脍炙人口又略显偏僻的古诗文,让考生指出其作者。这类试题的考察目的,是检验学生从事专业研究的知识面是否达到基本要求;它们的分值往往不是很高,但对考生的影响很大:因为题目列在试卷的最前面,如果一开头就答不好,会极大影响情绪,对后面的答题相当不利。所以,很多考生在考前备考时,在这方面下力尤甚。

查资料式的读书,既难、又很容易。说它很难,指的是知识如海洋,太多太广,个人的能力实在有限,所能把握的,往往连沧海一粟都说不上;说它很容易,指的是就像扫地一样,只要扫帚到了,灰尘自然就会被扫掉,无关难度、更无关理解,只关记忆。从人才培养过程的角度看,文艺学研究生应该具备的最一般的知识点,是在中小学阶段解决的,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观点,是在本科阶段解决的。如果读研时发现欠缺过多,那只能说明该生平时疏于“扫地”,前行的道路上“灰尘”太多。

(二)查资料、读书与学位论文

问题的复杂之一在于,到了写作学位论文阶段,有些疏于“扫地”的研究生,并不“休”写论文,个别人的论文还写得不错,而有些勤于“扫地”的学生,一提及论文,就谈虎色变,整个写作过程,犹如背负不能承受之重而攀登悬崖峭壁,个中艰辛,怎一个“难”字了得,不啻于摧肝裂肺!

后者就是大家常说的那种只会考试的学生,他们靠着超出常人的毅力,经年累月地死记硬背,通过了入学考试。没想到面临论文写作这一关口时,原先那些靠死记硬背而装入脑海的知识点和基本观点却用不上。因为写论文最需要的,是在对理论的持续消化、持续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思维能力,据此才能深入研究具体问题,严密展开基本观点,非死记硬背者所能为。如果打比方的话,靠查资料、拼记忆而完成基本知识的积累,相当于进口先进产品,而具备或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则类似于掌握核心技术。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而要想具备或增强理论思维能力,除去通过研读经典原著来接受严格的理论训练,别无他法。也就是说,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就是细心接受经典原著,着力把握理论思维的展开过程,并在读书的过程中,通过对理论的不断消化并持续积累种种消化,形成、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最终达到不仅接受观点,更能自己形成观点的境界。

问题的复杂之二在于,会写论文的学生,不见得个个都认真地阅读了大量经典原著;一些非常聪明、非常灵光的学生,可以把经典原著当作资料来查,并不需要认真阅读、通读、精读、研读……尤其是,在当今网络时代,借助电子媒介,研究生中的“聪明人”,可以把查资料当作读书,甚至能够达到读书的“顶级”境界——在不读书的情况下讨论一本书,就像不读小说却可以评论作品那样,比如对《红楼梦》,可以大谈特谈男主人公如何如何,女主人公如何如何,在结束时,诚实者也许还会加上一句:对不起,作品我没看。这种“空对空”导弹的发射效果,有时竟会很不错!

只是,归根到底,聪明而又少读书或不读书的学生,虽然能写,却写不出扎扎实实的学位论文来。在文艺学专业,“空对空”导弹一经发射就会露馅,别说有效“摧毁”目标,在自行坠落前能够看清目标在哪儿就不错了!原因很简单,课堂讨论中的即兴发挥、口若悬

河、洋洋万言;或者美轮美奂、行云流水般的散文,都不能代替学位论文。一篇好一点的论文,只凭查资料式的读书是写不出来的,更遑论优秀的论文了。

学习文论不同于从事创作,即便才情纵横的作家,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理论思维能力不够,同样无法写出像样的学术论文来。中国古人对此早有清醒认识,“诗有别才”、“诗有别趣”^[4]的概括至今仍为经典之论。

(三)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重心:本体意识

“理论思维能力”这个概念,说起来十分抽象,甚至有点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在经典著作中,仔细体味的话,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的表现其实是非常具体的。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除去体系完备、逻辑严密、概念范畴的内涵明确、话语演变的轨迹清晰等等惯常的东西,西方文论中的理论思维能力,最典型的体现之一,就是无论破旧还是立新,都一定围绕着本体来提出问题、阐述问题、解决问题。

对于西方文论,近代以来我们“跟着走”的时间已经超过百年,所获甚丰是有目共睹的,但西方文论中的本体意识,仍是我们迄今尚不能自视“跟得上”的少数领域之一。如果说“失语症”的提出多少有点缺乏自信甚至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话,那么就本体意识而言,且不失为实诚之语。

这里的本体,指的是最根本的东西,或者说万物的基础所在。西方在古希腊时期的相关探索就已经相当深入了。最初是宇宙论,其后是存在论,定位于本体论。本体论在西方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如今的最新表现形态,主要就是以符号学为基础的构成论。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以前的本体论是自然本体论,大约至二十世纪60年代,自然本体论差不多就全面转化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论的兴起,其实也是社会本体论的主要表现。而福科等人的后现代知识论,可谓社会本体论的典型代表。

以本体意识来观察问题,中国当代文论界目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话语,当首推实践论美学;一些由西方而来的研究领域,经过我们的嫁接、改造,已可望达到与西方大致平行水平的,亦不在少数,如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当然,相较于西方的多元,我们的话语确实显得单调一些,但决不能笼统地说我们处于“失语症”状态,没有任何话语权。

概而言之,文艺学研究生的读书,一为研读经典以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确立本体意识,一为查阅资料

以丰富、拓展知识面。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以及实际如何,无需赘言,关键在于对这种关系的评判。在其它专业,查资料与读书应该是地基与大厦的关系,但在文艺学,可能不尽然,查资料多出了一层“细微末节”、“鸡毛蒜皮”的味道。中国古代九方皋相马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范例:就马匹的基本知识而言,九方皋与那位将拿破仑当作破车轱辘的大臣或考生没有区别,他竟然把黑色的公马当作黄色的母马,但就相马的水平而言,他却令伯乐五体投地、自愧不如^[2]。研读经典与查阅资料的差异,不能不说颇为类似九方皋与普通相马士之间的区别。

文艺学研究生入学之后,再也不能“手不释卷非读书,满腹经纶皆资料”了。

二、读书与“报数”

经常有学生问:老师,我的论文要研究某种理论或某个理论家,引用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客观,更为了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引用的篇幅很难压缩,那样的话,论文送校外评审前,往往不能通过研究生院的“查重”,如果不引用,那么我的论文就没法写下去了。怎么办呢?

(一)考察理论思维能力的入门指标:“述”及其价值与意义

提出这种问题的学生,其学习方式有查资料的,更有读书的。也就是说,读了书甚至不能解决论文写作一下笔就会碰到的问题,书,竟然白读了!

碰到这种提问,首先要告诉学生:在普泛意义上,读任何书、读再多的书,也不能找到直接的答案!道理再简单不过:你所读之书的作者,根本不会碰到、甚至不会意识到这样的问题,自然就不会在书中予以探讨。

其次要明确指出,文艺学研究生的研读经典,目的在于消化经典,达到了这一层次,上述问题就不可能存在了。而消化的标志就是读过书之后能够清晰地“报数”:该经典说了什么,为什么要如此说。这其实就是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一落笔就会遇到的问题,也即阐发立论的基本功,对已知理论的“述”。

写作学位论文,第一步或者说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对现有理论的剖析、比较中,申明本人的看

法、见解或观点。无论顺着说还是反着说,接着说还是跟着说,必然要涉及现有理论的基本内涵。对此,写论文时面临的选择有二:将其全部照抄一遍,撮其大要。前者不必考虑,问题的关键在于后者。很多论文,在涉及相关理论时所撮取的大要,往往并非原意,相去甚远者乃至背道而驰者亦不在少数。其实,这种对相关理论的撮其大要,就是读书之后的“报数”,也是论文写作过程中必不可免的“述”。

从研究生学术能力的现状来看,“述”这种基本功的有无、强弱,已然成为写作论文的关键隘口所在,甚至是一部分人学术能力的“瓶颈”。

如果说本体意识是理论思维能力的核心,那么“报数”或者“述”的功夫就是理论思维能力的基本要素,因而也是检验学生是否真正读过书、考核其是否具备理论思维能力的基本指标。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碰到一类学生:自称读过某书,只是一旦让其对所读之书撮其大要,该生立马就囁嚅起来。在具备研究生应有的知识背景前提下,这种情况的出现,不外两种原因:根本没读书,所以什么都说不出;确实读过,但理解能力、提炼能力也即理论思维能力没跟上,不能理解书中所说为何。因此,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仅仅让学生读书、听到学生说一声“读过了”,是远远不够的。

读过书之后,一定还要能够“述”出来。如果不能“述”,说明对所读之书仍没有真正的把握。现在的一些文章,在涉及已知理论时,作者并没有读过书,只是对别人的“述”进行转述,这种人云亦云的“述”是不靠谱的。由于第一步就以别人的理解为基础,所以文章难以具有自己的立足点,自然没法提出新意。

在学术研究中,只有读过书,“述”的时候才不会简化乃至歪曲作者原意。比如,时下常常可以见到对柏拉图主要观点的简化或歪曲:说他要讲诗歌从理想国驱逐出去。其实,只要真正读过柏拉图的书,而不是通过查资料来了解柏拉图的观点,就会看到,在他的理想国里如果没有诗歌,那才怪呢!

柏拉图有关禁止诗歌的言论,最典型一句是:“除掉诵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3][87]}现在所有关于柏拉图驱逐诗歌的说法,原始依据都在这里,只不过前半句在以讹传讹的N次“转述”中被简化掉了。

“查重”:目前国内各重点大学研究生院为防止学位论文出现学术不端,普遍采用了一款电脑应用软件,可以精确检查出受审论文与现有期刊文字的重叠率,简称为“查重”。目前,它尚不能分辨论文中重复文字的抄袭与规范引用之别。中山大学研究生院规定:凡重复文字达一万字以上的,视为“重度重复”,如不压缩,需要导师签字,申明该论文没有抄袭问题。

一篇学位论文,规范引用现有期刊的文字若超过了一万,一般来说,该论文的原创性是否充足,确实存在争议。

从理论展开过程讲,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根据理性建立起来的,所以他认可的艺术本应包括模仿理性的诗歌;但是,人的理性、平静的精神由于处在恒常状态,偏偏不易模仿,即便模仿了也不易为一般观众所理解,因为那些人不熟悉这种情感^[3](84)]。而容易模仿的,则是与理性无关的感情。因此,柏拉图对模仿艺术的看法是:人的各种欲望给模仿者提供了各种各样易于模仿的材料。柏拉图之所以要“禁止一切摹仿性的诗进来”^[3](66)],目的就在于不允许“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3](87,84)]的诗歌闯入国境、不允许“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4]颂诗进入城邦。

如果我们今天重新研究柏拉图的诗论,在必不可少地“述”其核心理念时,就不应该承续“柏拉图驱逐诗歌”的说法,那样的话,批驳的对象就是作者自己虚构出来的。而这种虚构批驳对象的事例,在现今学界中可谓俯拾即是。如果说“柏拉图驱逐非理性的诗歌”,这个批驳对象倒是比较实在、基本成立的;由此往前走,文章出新意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述”的时候,要想避免偏离原始语境,靠查资料、阅读文论史之类的著作,是永远无法成功的,只会把像“柏拉图驱逐诗人”这样的简化与误解,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二)文艺学研究生应当会“两手”：“述”理论与“述”作品

文学作品是孕育文论著作的最重要土壤,因此,在接受“述”理论的训练之前,首先要接受“述”作品的训练。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中文系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区别。由此,应当强调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必须擅长两种本领。

第一,“述”作品时,能够感悟作品中的诗意;第二,“述”理论时,能够概括、提炼,把握核心内涵。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从现状来看,一些研究生的基础并不牢固。

相当一部分学位论文,在没法正式回避作品的时候,所述的内涵很多都仅仅涉及干巴巴的概念,与文学的诗意、韵味几无干系。其实,作品的精妙处,就以近乎大白话似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中。比如《红楼梦》,其奥秘就在于无比细腻地描绘了“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三国演义》的真谛就在于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特别典型的就是歌词,很多歌名就是歌词中的一句,比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更有用歌词的第一句作为歌名的,比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们完全犯不着到作品之外去找寻什么微言大

义。但现在的风气就是一定要爬山涉水,不远万里,去到西方,寻找理论框架来把握中国作品的精髓和韵味。结果呢,就是诗意全无,学文学的竟然把文学给弄没了!

只有无视文学、或者缺乏感悟文学的能力,才会导致研究文学的学位论文,“诗外”功夫远远强于“诗内”功夫。这种现象还会持续多久,谁也无法断定;它作为高端文学教育的重大缺陷,已经日益明显了,值得高度重视。

“述”理论与“述”作品这两种本领,恐怕也是不少学生最怵的两件事,要害在于没有自己的体会或理解。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读作品、没有读原著。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在我国文论界,搞理论的往往不读作品。这种情况在西方是不行的,西方大理论家尽管都会走向偏激,但几乎都精通作品。比如黑格尔,比如后现代诸位理论家,其理论都离不开对作品的精细体味与剖析。

中国当代文坛最有意思的现象之一,就是理论家一般不读作品,但是一定会强调自己读过作品;作家肯定都看评论,但是基本上都说自己不看评论;评论家一定会读理论,但是往往都不说,只强调自己凭直觉、凭良心判读作品,而且最喜欢有人说他凭的是才气。

(三)“述”的模式与“述评”的榜样

转述是偏离原意和虚构批判对象的根源之一,读书则是忠于原意、纠正偏差的唯一正路。除此之外,在“述”的方式上,也存在非常明显的两种模式:先述后评的两张皮模式,述评交融的整一体模式。私下以为,这是生手与熟手的不同。

这两种模式,不仅存在于理论研究中,也存在于作品评论中。正如在理论研究中,偏离原意的“述”是不读原著造成的那样,在作品评论中,体味不到诗意所在的“述”是以看提要代替读作品造成的。

“述”的不同模式,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能不能做到绝对客观?答案是不能。按照现象学的观点,任何对象,都是意识中的对象;任何意识,都是关于对象的认识。相应的,任何“述”都是具体述者的行为,不存在纯粹的、客观的“述”,除非将原话重新抄写一遍。不唯理论著作,对文学作品的“述”,同样如此。像托尔斯泰,他在言及《安娜·卡列尼娜》的主题时,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名言:“假如我要把自己想通过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全部再讲述一遍,那么我就必须将小说重写一次。”^[5]

从理论上讲,“述”是不能单独存在的,“述”中一

定有“评”。之所以认为先述后评的两张皮模式是新手所为,就因为做任何事先易后难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先在前面进行客观的“述”,然后再作出自己的“评”,两张皮模式肯定要比整一体模式容易掌握。其实两者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所以我们平常很少看到单用一个“述”字,而是“述评”二字连用。由此,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也可作出重新理解了:“述”是学术研究能力或理论思维能力训练的最基本也最扎实的方式,“述”而优则“作”寓其中。教育始祖说出来的话,微言大义,几千年都管用呀!

简而言之,“述”或者“述评”,包含两大层次:不简化、不歪曲作者原意,述评交融。大理论家的出众之处或者深厚功力,会首先体现在这方面。特雷·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或《文学理论导论》、弗·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可以作为文艺学研究生读书之后报数时“述”的榜样。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的“述”,堪称达到了高妙的艺术境界!比如他对黑格尔学说的述评:如果不相信“宇宙渐渐在学习黑格尔的哲学”,就得承认黑格尔的一些论点“需要对事实作一些歪曲,而且相当无知。”^{[6](282)}真可谓将锐利的眼光与高妙的文笔融为整体的经典:寓述于评,评中含讽,惜墨如金,风流无尽!难怪他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些大家的高明之处,更在于通过述评,以发现前人的问题为基础,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在学术史上登上新的制高点。那种述评,指点古今,睥睨群雄,虽仅仅书写于咫尺方寸之间,实则是人类在心灵的惊涛骇浪、深潜洋流中勇往前行!在这前行的过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航道,没有十全十美的航线。也就是说,任何大理论家,其理论不可能没有问题,不可能是大全的,正如九方皋或黑格尔那样。当然,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九方皋是为了“得意”而故意“妄言”;黑格尔则是为了体系完满而故意剪裁史实。罗素在对前人的述评中所提出的观点,倒是很可能会持久有效:“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6](143)}

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完全可以看清一个事实:大理论家所犯的错误的,往往都是可以避免的。比如九方皋那种类型的错误,他是有意忽略基本常识,觉得对错无所谓,根本不把那些东西当回事,随便搪塞一下了事;只要稍微认真一点点,或者只要稍微谦逊一点点,肯定不会出错的。黑格尔太在意自己理论体系

的完满了,总想囊括大千世界的一切,于是就把宇宙万物都往“绝对理念”那个空框里使劲塞,塞不进去就大力往里砸,实在砸不进去了,就往太平洋里扔;世上没这个东西!如果不是那么极端在乎体系的完满,堂堂正正地认可缺陷美,黑格尔也许就会成为一个完人。

在如何“述”的面前,还有些学生的疑问十分尖端、处于“学科前沿”:老师,如果我把人家的话变成自己的语言说出来,算不算抄袭?

所谓“前沿”问题,就是当下正在探讨的对象。笔者对此的看法是:不能算抄袭,只能算翻译;发表论文时,署名应该是译者而不是作者。这类翻译里面,还应该包括“改写”。比如,张三说过“我们破解了难题”、李四则说“难题被我们破解了”、王五又说“嚣张了N年的难题在人类智慧的执著面前,终于低下了公主般高傲的头颅”……但愿这类有趣的文字游戏,没有发生在本应像公主那样纯洁的学术界!

三、读书与“盘存”

文艺学研究生的读书也好,报数也罢,都离不开一个目的:完成学位论文。能读书、会报数,只能说明你有能力写论文了,但是你的论文写什么呢?这就涉及到论文的选题问题。

一般的文章,都是有了好的题目,就成功了一半,更别说学位论文了。只是,文艺学专业的选题与理工科不大一样:导师给定的题目,学生不一定能够接上手。因为文艺学研究如没有对学科历史的透彻理解便无法真正起步,但理工科有时却可以不理睬学科发展史而直接从当下入手。

要想选个好题目,在读书、报数之后,还得会“盘存”:有哪些问题以何种方式说过了,接着说的空间和方向如何。

盘存的前提是读书比较多,有了本钱,才谈得上学位论文选什么题目,否则都是空想。文艺学专业的学位论文不好写,关键在于是否有自己的“根据地”。查资料是查不出根据地的,只有通过读书、报数、盘存,才能为自己创造出一块根据地来。有了根据地,论文的方向乃至选题就可以确定了,往前走的时候,尽管距离目标还有一段不短的艰难行程,但心里是踏实的,不至于老要像猜谜语似的问老师:这个题目行不行?那个题目行不行?

在盘存的过程中酝酿、提炼论文的方向和题目,

重点关注的有三大问题。

(一)问题的学术史意义

衡量一篇学位论文的价值,主要依据是什么?论文所持观点固然重要,理论展开过程,即理论思维能力则更为重要,但最终还要看论题的学术史意义:所涉及的是否承接关键问题的演变脉络?对问题的深入是否有所裨益?那些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犄角旮旯里的细微末节,或者说不怎么靠谱的东西,是不值得投入精力的;至于汇集资料,本是研究综述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论题如止于原地踏步,同样不可取!就西方文论而言,学术史意义主要是通过开创新的本体领域表现出来的。从历时、纵向角度看,经典原著必定会抓住学术史上的关键问题,既牵涉人类哲思的起点或要点,又联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最为可贵的是,多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生活现象入手,引出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比如黑格尔对大千世界无穷变化与其背后所蕴含本质规律的把握、分析,现象学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与存在关系的重新探讨,福柯对人们不以为然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发现和辨析……无不开辟了新领域,同时又是对传统的绝佳继承与发扬!从共时、横向角度看,当代的经典著作,必定离不开对古典学理的剔抉爬梳,择其主脉予以拓展深化,其思维展开过程极为严谨,非常系统,绝非仅只抓住古典学说的只言片语就进行背离学术史的不靠谱发挥,尤其是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对以往的认识进行扎实而有根据的批判,从而将研究切实推向新阶段。

我们现在称之为经典的西方文论著作,就因其学术史意义与理论展开过程皆堪为后世楷模,其文字表达特征亦十分突出: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由据至理,证据人人皆熟,观点前所未见,却顺乎事理人情,自然成立,表述立式铸型,反复为后人引用。

这些东西,通过名著简介或文论史,以知识点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是掌握不了的,或者说,那样掌握的不过西方文论冰山一角。

只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那么研究生在提炼方向、确定选题的时候,自然就会考虑:论文的起步处在哪里?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只有取法其上,才会得乎其中。最好的选题,无疑包含着对最根本问题的专注,即体现本体论意识,其学术史意义最大;比较好一点的,是对这个东西的发挥;次一点的,与此关系不大;至于完全无关甚或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不过是应景罢了,仅仅为了混个学位而已。

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上,有两个东西,与文艺

学的本体领域密切关联,一个是本体论,一个是认识论。当下后现代所破解的同一性,又包含两个层次:本体论的,与此相对的就是差异性;认识论的,讲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文艺学从西学而来,但目前更多的还只是涉及到传统本体论。

把握住大背景的源流,对研究方向及论文选题的分量与价值,就能够予以恰当评估,从而作出正确选择。比如,要选定研究康德,就不会仍旧把重点放在对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上,而要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哥白尼革命”的意义:康德学说属于认识论一脉,“哥白尼革命”是说之前的认识论中主客被颠倒了,到了他这里要将其纠正过来;而认识论发展到当代,目前的最高水平是符号学。其中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认为存在一个与人无关的东西。在当代,康德的意义只有在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只有将其与符号学对认识论的推进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才能真正看清。

(二)在比较中确定经典命题的原初意义、发掘其现实价值

读书到了盘存阶段,就要有意识地通过古今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充分发挥他山之石的学术资源作用,以求更加准确地理解经典命题的原初内涵,发掘其对现实的重要启示。

比如就传统而言,在中国文艺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无论观念上还是事实上,“文以载道”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其基本内涵的构成,与黑格尔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7](142)},一无二致:“文”与“感性显现”,属于形式因素;“道”与“理念”,属于内容因素。总之,艺术与美,其构成无非内容与形式的结合。

界定艺术的这种格局,西方近代以来,实践上的颠覆虽然不能涵盖艺术活动的全部领域,但也足以引起理论上的几乎全面转向。而在中国,这种格局基本上还是“涛声依旧”。中西方近现代关于艺术界定的不同,并非质量高低的标志,而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在人文科学领域,学习西方很有必要,但如执著地判定孰高孰低,强调向西方理论靠齐,从学理上讲,在解构同一性、重视差异性的西方后现代思潮面前,该是多么的尴尬!

从文化传统续承的角度看,“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既是当时情势的必要,也是传统发展的必然。其间的差错,源于未能及时“与时俱进”。随后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自在情理之中。无独有偶,西方也有人明确表示:“艺术不是为一小撮有文化教养的关在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而是

为全国的人民群众。”^{[7](347)}

在课堂上,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学生,极少极少。因为根据以往的印象,没法将黑格尔与这句话联系起来。他的学说与中国的社会情势,虽非风马牛不相及,但也不至于紧密相连,但他强调艺术“为全国的人民群众”,不就表明这相连的程度已经非常紧密了吗?岂有此理,怪哉怪哉!

如冷静思考,这其实涉及到对“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重新理解。所谓“感性显现”,是指生动活泼、直观可感,任何人一眼看上去就能明白。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在于:无论怎样探索创新,只要艺术离不开形式,仍旧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那就一定是“为全国的人民群众”的。仅仅存在于书房中供把玩之用、仅仅在小圈子里供实验之用的艺术,其价值与意义在学术史上定将永被铭记,但终究无法占据主流的位置。

(三)道不远人:真理是能够用大白话说出来的

如何判断盘存是否成功?最终的衡量标准,在于能否将很复杂、很深奥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道不远人,再玄妙的东西,只要有足够的领悟、理解,都可以用通俗、平实的语言说出来。比如张世英先生,就能把黑格尔乃至海德格尔用近乎大白话的语言表述出来。蒋孔阳先生总是强调:真正想清楚了,就能够说清楚。

当然,想清楚了,也可以故意不往清楚处说,比如黑格尔。本来,他绝对是想清楚了,尤其是大道理,像“绝对理念”、“正、反、合”变化阶段等等,很好理解。但他所构筑理论体系的具体展开过程,太像《交叉小径的花园》了,以至于在述说一般问题时,一定要用特有的黑氏体系语言,或者说特地不往清楚处讲,像他谈论金属和电流那样:“在形式方面直接的、无差别的物体性,即金属性,构成过程的开端,从而构成最初的特殊过程;这种物体性保持着尚未得到发展的、统一为单纯比重规定的不同属性。”^[8]赵鑫珊实在忍不住了,愤怒地呵斥道:“这都是些什么胡话!谁读这种含糊、空洞的自然哲学,谁就要少活十年。”^[9]赵先生十足的性情中人呀,呵呵!

西方文论史自近代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向,其中所涉学理,堪称玄奥,加之历经千年演变,头绪万千,繁复异常。经翻译传至我国,本来就晦涩难懂的表达又平添一份诘诎聱牙,尤以语言论同存在论的纠葛以及“语言说人”等等为最。虽然释者众多,但有些文章却是越说越让人不明白。

其实,只要仔细梳理辨析,问题是可以得到清晰表达的。

语言论同存在论的纠葛,海德格尔谈得最为集

中,其目的在于落实现象学的思路,面向存在本身,不要抛开存在去追究存在背后的东西,像以往那样。过去的错误,就是把表示“存在”的系动词“is”,当作了实词“是”,结果就是把某物存在(is),当作了某物是什么(being),人们的目光因此便从存在转向存在背后的存在者,越来越远离存在本身。

“语言说人”的问题,关键在于背后起支配作用的两种思维方式,并由此引出三种语言观。在传统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下,人是主体,大千世界是客体,是人的对象,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在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主客相融思维模式下,天地神人相融一体,人类不过宇宙大家庭中的一员,语言并非人类独有,万物皆有言。这种言,是先于个体存在的本体语言,即无言之言,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大道之言;先于个体存在的无言之言,通过个体的人说出来,即语言说人。

除了工具论语言观和本体论语言观,还有诗性语言观,它能够超越在场,达到不在场,也就是说,诗性语言能够“言有尽而意无穷”,从说出的东西中,暗示未说出的东西来,虽然其他语言有时也能显出这种特征,但范围与深度远远不及诗性语言。艺术的根本特征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文艺学研究生学习西方文论时,读书指的是抱着经典,一本一本地“啃”,读不懂的时候,可以通过查资料来帮助理解。阅读文论史、名著简介之类的,决不能替代读书本身。如果用旅游来打比方的话,可以这么说:查阅知识点,如同看旅游景点介绍;浏览文论史之类,如同看旅游景点地图;研读文论专著,则如同亲临景点游览。现在的景点介绍、景点地图是越做越详细了,但即便是观看3D风光片,比身临其境还要真切,也不能代替旅游本身。借用陆游的“绝知此事要躬行”之句,可以表述为“绝知此书要躬读”。

文艺学研究生入学后是否真有进步,检验的最终标准,就是学位论文的写作是否顺利。根据十来年的经验,凡是能够读书、报数、盘存的学生,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都少有周折,一路往前。不然的话,则辗转反侧,寤寐思之,求索之路漫漫兮,煎熬之旅苦苦矣!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本文所说不同于查资料式的读书,其内涵仅指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在入学之后、毕业之前,围绕着学位论文写作而进行的读书;与入学之前和毕业之后的读书无关,与其他专业的读书无关。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理解,皆非原意,与本文无关。当然,如果其他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因阅读此文而

产生“涛声不再依旧”的感觉,作者也要谢谢自己了:笔者的经验、思考,对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有一点点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 [1] 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2]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老子·庄子·列子[M].长沙:岳麓书社,1989.
- [3]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4]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5] 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M].王坤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 [6] 罗素.西方哲学史[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7] 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8] 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薛华,钱光华,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9] 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M].北京:三联书店,1985.

(责任编辑:马胜利)

On the Modes of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With the Reading and Theses of Graduat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s Examples

WANG Ku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graduat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ccept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two ways: searching literature and reading. The former aims a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imilar to the importation of advanced products; the latter lays stress on theoretical thinking ability, meaning to grasp the core technology. “Reading” contains three specific meanings and its connotation is different with the usual sense. First, read classic books rather than searching information with the consciousness in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ability as the core; second, after reading books to be able to “report number”, making clear what the books say and why they say so, this is the basic embodiment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ability; third, based on these knowledge, the students can make a judgment of their own theses. If the students read books so, their thesis writing must be smooth, and the quality of the theses must be remarkable; otherwise it will be opposite.

Key words: searching literature and reading; reading and reporting number; reading and taking inventory